

汉源·梨花白

汉源梨花白了，雅安的文友就邀请我赶快飞四川去看，说盛景也就那么几天，错过了可惜。文人真是享福的一群，蜜蜂似的，靠腹中的那杆笔，常年啄来啄去，若我这辈子会喝酒，那更是一个享福人了，可以醉卧花丛不理世事，路上的坑坑洼洼与朱门酒肉内什么味道关我何事。

家乡友人老吴知道我此刻坐在从雅安去汉源的面包车上，立马发来一则手机短信：“汉源古称黎州，素有梨乡之称，盛产金花名梨，又称北京梨、林檎梨，与砀山、莱阳、库尔勒梨齐名。”老吴是老邮电，通晓全国邮路，一旦知道我飞去何地蹭吃蹭喝就要指点我如何作深度赏玩，那种海人不倦甚至比他自己赏玩还痛快。

没有看到梨花之前，我隔着车窗先看到了大片大片的像是燃烧着的金黄色，那当然是油菜花，油菜花在3月的潮湿的暖风中义不容辞地举着太阳的颜色，豪迈得很。我隔着窗玻璃长久地欢喜地盯着她们，并且当即掏笔写下一章散文诗：

这一路，就数油菜花多情。
油菜花一刻不停地挽着我，将我的心情金灿灿地一路抛洒，近的抛在路边，远的撒到山边，更远的摆放到天边。
因为不能打开车窗，急得花香一阵阵敲我玻璃。

看车轮旁的油菜花，看得清身姿，她们穿着绿色的紧身衣，一排排站得挺拔，好像雅安到汉源一路都是T台。

坡上的油菜花都善于爬山，一群比一群爬得高。最高的一块不小心碰着了云朵，花上的蜜蜂顿时成为飞鸟。
这一路，就数油菜花多情，直接把明晃晃的太阳，铺进了我心里，知道前些日子一直细雨霏霏。

我的心，于是就吐穗了，射出了长长的光线，从雅安，到汉源。

这么一片耀眼的金黄就足以叫人魂不守舍，何况前面还有一幅白雪一样的圣洁画面呢，闭眼想想也叫人满足了。

但是圣洁一刻的到来还是那么地叫人猝不及防。

那是车过长达十多公里的大相岭隧洞之后的事，过了隧洞便是汉源地界，才在汉源行了一小段，同车人就一起惊呼：梨花！

只见车窗左侧出现了那些连绵的山头，一座接一座都被梨花染白了，压着大雪似的，而转脸看车窗右边，那片往下徐徐展展的开阔的坡地，都有雪白的颜色在顺坡滑下去，浪头似的淹没了远远近近一个又一个的村庄，惟见一片片的小小屋顶漂浮在白浪之上，甲板般晃动；而那些汹涌的白浪似乎意犹未尽，继续向更远的山坡扑了上去，在天边一层一层地往上爬，直到与天上的白云挽起了手，融成了兄弟姐妹。

如同雪花般柔弱脆嫩的花儿，何以有这么巨大的排山倒海的力量，直把整个人间都带进了圣洁的教堂，我耳边甚至听见了鸽群在唱赞美诗，天地浑然一体。毛主席当年高吟“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确实有道理，祖国红色的土地真的需要

纯洁与净化，尽管毛主席赞颂的对象不是梨花。

大地总是苦难的，但圣洁与美丽也总是必须的，忽然想到来汉源看梨花之举可以上升为一次精神的洗礼，这一趟来对了，看对了，又想到往后对土地的坑坑洼洼以及朱门酒肉的气味也不能绝地然充耳不闻，作为文人应该有一种悲悯情怀，不能像一只蜜蜂似的只知道啃咬春天。

大渡河·檀香树

当我指着两个蓝衣服汉子说“你们就是两棵檀香树”时，他们就笑，嘴咧得很宽，那位年纪大一点的，约摸快70了吧，深棕色的皱纹里甚至溢出了一些羞涩。

我用三棵树感受汉源

□黄亚洲

他们头戴橘黄色的安全头盔，背靠岩壁，坐着歇脚，脚边是一包打开的水泥，还有一把锃亮的铁锹以及一根闪闪发光的钢钎。

刚才就是他俩向我介绍，那树一株一株在褐黄色、铁灰色的岩壁上斜着生长的绿树，就是檀香树。

檀香，那不是最名贵的树种吗？那些扇骨、箱匣，甚至高僧捏在手心的念珠，不都是檀香吗？有“绿黄金”之称的檀香树怎么会长在绝壁上呢？

俩汉子笑笑，说檀香树啊，那就是从岩石缝里挤出来的啊，若是你攀岩上去就会闻到它发出的香气，就像寺庙里的那种香啊。我奇怪，在浅浅窄窄的岩缝里生长，哪来的水？老天若几个月不下雨它怎么活？两位蓝衣服汉子一听这问话就笑，抢着说，檀香树性干啊，五六个月没雨水也不要紧，哪怕一年不下雨它也照活。听了这话我立马对檀香树平添敬意，又问这种树结果子吗？俩汉子都说没有果子。我又奇怪，若无果子怎么繁衍？俩汉子异口同声说这树有花，花开后里面有那种很细的颗粒，不像是果子。我于是断定这种浑身带香的树极其刻苦也极其低调。

大凡真家伙都不高调。

这里叫白熊沟，是大渡河大峡谷北侧的一条山沟，进沟的路堵堵了，两位蓝衣服汉子受命在万丈绝壁的底部，用手掌和掌里的小型钢铁，向巨石讨一条缝隙。

他们介绍自己，说自己是当地的农民，现在受着铁路的雇，这白熊沟里有个工程在建设，要花一个亿，是用来拦水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路过沟口的这条成昆铁路，所以进沟的这条路必须开好。他们在这么叙述的时候经常抱歉地笑，似乎觉着说这些话很没有价值，他们的嘴巴咧得很宽。

大渡河一直在他们身边的峡谷里奔走咆哮，而头顶上那座短促的勾连两处隧洞的拱桥则不

时地轰鸣过火车，如一个炸雷从左耳响到右耳。我就是在这种嘈杂的声音中，对两位蓝衣服汉子说：你们两个就是两棵檀香树。

大渡河大峡谷很深，相对落差近2700米，比很有名气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还深860米。抬头望绝壁的顶端，要掉帽子。在这样惊心动魄的地方生存和成长，甚至四季常绿，恐怕也只有行事低调的檀香树了。

告别两位蓝衣服汉子的时候，有风吹来，我闻到了淡淡的香气，如置身檀林。

清溪文庙·石榴

曾经进过几座文庙，每一次都劈面见到了歪脖子树，这回又是这样，眼睛便一愣，心里便一沉。

眼前的这棵歪脖子树也真是的，这么的张扬，把个暖洋洋的四平八稳的春天，无端的就扭成了麻花。

这回倒是石榴，一种给人好感的树种，那么，往好里说，我见的就是一种优雅的扭曲，一种清秀的佝偻。

不仪腰身佝偻，七八只手臂也一律弯曲反转，作长袖善舞状，明显的是一种谄媚博欢的意思。

一走进文庙的棂星门牌坊，就看见了这株石榴，夸张地舞蹈着残疾，见了我也不言语，只专心致志他的造型。所以经过石榴树再慢慢往里走的时候，不知怎么，我的心一直有些堵，久未疏散；而抬眼四望，觉得这清溪文庙确乎也有这400年的沧桑了，说明牌上写着的文字是“始建于雍正七年(1729年)”，真是老得可以。看两厢的木柱木墙，都褪了色，斑驳一片；上面那些屋瓦，也见着了残缺；正面的那座大成殿似稍好一些，稳稳当当，但也是漆色暗淡，不再夺目，而高大魁伟的孔夫子正坐于其中，注视着进殿的每一位访客，盘算着对方的文骨有几斤几两。从他老人家的视线笔直地望出去，是看不见棂星门侧后方的那株石榴的，所以他的坐姿不受心情的影响，坐得端庄，为人师表的威仪一直得以保持。

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向他老人家行注目礼的时候，总是把他的高大威仪与那株扭曲的石榴联系在一起，同时心里又浮起那个挥之不去的疑问：我走过的文庙里怎么都站着一株或者几株歪脖子树？

大成殿外两侧有联，上联曰“孔孟曾颜，哲人圣贤，灿若银河耀天地”。下联是“诗书礼易，信史经典，浩如烟海泽古今”。

上联的内容我同意，想起伟大祖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不曾中断，心里总归有些激动，而下联却叫我不寒而栗，尤其是最后三个字。

泽古，当然可以，也是事实；泽今，还是悠着点，得想想明白。

长袖善舞可以，但不要舞成残疾，那样不好。庙堂已经很旧了，石榴树还要坚持那样的造型，那么认真而刻苦，想想，何必呢。

清溪古城有1300年历史，是汉源县的文脉所在，这座具有九进院落清溪文庙作为一个古建筑看看，是很兴趣味的，但要作为“泽古今”的思想教育场所，我们就须提高警惕，脖子不要轻易弯了。

城里的树是一些听话的孩子，规规矩矩地站在马路的两边，有风无风的时候或热烈或轻轻地鼓掌，欢迎来自城里城外的人们以及汽车，表情丰富，却逃不过千人一面的呆板，显得有些做作和雕饰。这很让人想起戴红领巾中的孩子们手举小红旗小花篮嘴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场景。也有一些不听话的，估计都躲到公园或者什么风景区里去游玩去了，不招人惹眼地绿着、枯着，有一搭无一搭地快乐着。

听话的孩子们被城市打扮得活像一群孪生兄弟，大概是城市“绿化克隆术”的功劳吧？胖瘦、高矮、性格都一模一样。

这和乡下的树截然不同。乡下的树有站着的，有蹲着的，有躺着的，还有勾肩搭背唧唧我我的，形态各异的姿势有点像城里年轻人在大街上谈恋爱，搂搂抱抱的熟视无睹。

城里的树大都是跟路活着的，路宽了窄了，树也跟着左右移动；路长了短了，树也跟着前后移动；路有了没了，树跟着生死移动。一条路一种树，一条街一种树，城里的树好像是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上都属独生子女，没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亲戚六眷，他们之间相互冷漠着，好像谁也不认识谁，更没有有什么亲密接触。有一座城市就这么被一种树笼罩着，城市的四季就是树的四季，树的天空就是城市的天空。

城里的树是骄傲的，见多识广，个个像白翎似的，好像生在城里就有三分福气似的，一般的人是不随便接近他的，连鸟也不敢与他为邻，顶多是在他的头顶上歇歇脚，没有几个愿意在那里安家的。有的估计一辈子连鸟的叫声也没听到过，更谈不上闻一闻鸟粪的味道了。因此，这骄傲就有些肤浅，有些苍白，有些孤独。

这种孤独是乡下的树所能体会的。乡下的树和鸟是好朋友，于是和孩子们也就成了好朋友。乡下的树下，常常坐着一家人，父亲背靠在于树干上(这时候的父亲好像一棵树，这时候的家是好大一棵树)，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儿子女儿就蹲在或坐在树下，小孙子说不定早爬到树的枝杈里去了，吃着饭、喝着水、聊着八九亩田里的庄稼，谈着六七里地内的事情，看着能看见的路上过来过往的四五个人和鸡鸭牛猪，三言两语，一笑了之，其乐融融。树静静地听着，不时和风一起发出一些笑声。日子长了，树就成了家中不可缺的一员，树的根听着听着就调皮地从地下偷偷冒出几截来，又不好意思再钻回地下去，一不小心在地面上留下一截半截的，被人抓住了把柄，做了天然的凳子或者拴牲畜的桩，牛呀猪呀狗呀什么的也成了树的伙伴，这时，树下的热闹会惊动树上做窝的鸟，不高兴时一泡鸟粪就会落在谁的头上、身上或碗里，那就更热闹了……

真是好大一棵树！

这快乐也是城里的树所不知道的。

生在城里，能有一棵乡下的树活在身边、窗前，与我共享自然的阳光和风雨，这种愿望已经是一种奢侈。惟一值得自慰的是，作为城里的一棵树，我开始有了这样难能可贵的愿望，它已经成为我活着的另一种注释和理由。

在巴黎圣母院

□特·赛因巴雅尔

到了法国，若不去参观巴黎圣母院无疑是份遗憾。我们乘坐游船游览塞纳河两岸的独特风光之后，便去参观与卢浮宫、埃菲尔铁塔齐名的巴黎三大旅游胜地之一，又是因为雨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而闻名于世得以永存的巴黎圣母院。

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天主教堂。正面是立方形，棱角分明，仪态庄严。教堂分三层，一层有三个门，左门为圣母门，右门为圣安娜门，中门为审判门。三个门洞之上是一个长条壁龛，称王国长廊，排列着耶稣基督的先祖28位帝王的雕像。往上是中间一层，在两个门洞之间，是一个圆形巨大花窗，叫玫瑰窗，是700多年前的原物。窗下有圣母怀抱圣婴像。第三层是一排雕花石柱，支撑着一层阳台，把两侧塔楼连成一体。解说员特意告诉我们：“右侧塔楼上悬挂着的就是《巴黎圣母院》中描写的加西莫多敲打的那口大钟。”我抬头看了一眼那口大钟，便想起了雨果，他是法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大作家，是19世纪前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他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更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产生的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女主人公艾斯梅拉达是一个美丽纯洁能歌善舞的吉普赛姑娘，在巴黎街头卖艺为生。巴黎圣母院教堂副主教克洛德对她产生了邪念，企图占为己有。当他发现这位吉普赛姑娘另有所爱时，便恶狠狠地刺杀了她的情人，并嫁祸于她。可怜的吉普赛姑娘被判死刑。行刑之日，巴黎圣母院教堂敲钟人加西莫多把她从刑场上救了出来，藏在巴黎圣母院教堂里，对她加以保护和关照。但反动的教会完全站在克洛德这边，又诬陷吉普赛姑娘为反宗教的坏女人，让法院重新逮捕她。这时克洛德又趁机把吉普赛姑娘劫出巴黎圣母院，威逼她屈服于他的兽欲，遭到她的唾骂和坚决拒绝后，他气急败坏又把她交给法院，送上绞架，绞死……

当年，一个美丽纯洁能歌善舞的吉普赛姑娘就这么无辜被绞死了。她虽然是文学作品中

的人物，但她是雨果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典型形象。长相丑怪的敲钟人加西莫多虽然同情她，救过她，为她报过仇，但他还是顶不过当时专制社会的黑暗统治和反动教会恶势力的淫邪虚伪狠毒，他到公墓自杀在吉普赛姑娘身边。别的人呢？那些贵人要人大人们呢？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雨果为什么把女主人公写成吉普赛人，写成法国西人不行吗？为什么把同情吉普赛姑娘的加西莫多写成长得丑怪的人呢？为什么是巴黎圣母院敲钟的下等人呢？这都是有什么的想法有他的目的的，也有着不寻常内涵的。

吉普赛人，原来居住在印度西北部的居民，10世纪时开始向外迁移，流浪在西非、北非、欧洲、美洲等地。多从事占卜、歌舞等职业。我在去法国的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表讲话，公开驱逐吉普赛人出境。欧洲还有几个国家也这样做。他们对吉普赛人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如此不公正呢？我们到达法国的那一天起，陪同我们的法国人再三提醒我们：“要注意小偷，特别是那些占卜卖艺的吉普赛人或那些卖小玩意儿小纪念品的黑人，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偷盗技术都很高超，百发百中。”等等。但我到巴黎的第二天晚上看电视时，电视上报道一桩抢劫事件，抢劫犯不是吉普赛人，也不是黑人，而是白人。

“特老师！”突然回族女作家兰草喊我。我回头一看，原来她与一群法国姑娘照相呢。

“您不和她们照相留念吗？多么活泼可爱的姑娘们呀！”兰草又说。

“可以吗？”我向法国姑娘们示意。“太可以了！”姑娘们立即跑来站在我的身边，有的还很亲热地搂住了我的胳膊。兰草给我们照了相。

我发现这群法国姑娘中有黑人姑娘，但没有吉普赛姑娘，我未能辨认出来。不过，我希望其中有吉普赛姑娘……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

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昨夜宿得梦夤缘。水云间，倩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

展转余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我沉醉前情已难自拔。遥想月下双影，尊前对饮，琴瑟和鸣。到如今，只有琵琶独抱，对着满地梨花、和泪弹。望断茫茫远山，迢迢绿水，你终不见为我回还。只叫人，泪洗残妆无一半。病愁相仍，剔尽寒灯不成眠。

昨夜梦中，云水之间，与君缱绻。奈何夜残梦断，孤苦如昨，愁恨依然。辗转孤枕，再难成眠，空懊恼。郎君啊，你去了，终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可是我要嫁的却不是你。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已经没有了你，嫁与不嫁皆火坑。我只有独把花锄偷落泪，尊母命嫁与那俗物，已自葬了春心。

身既嫁，心依旧，“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我不介意那俗物琵琶别抱，心既死，世间宠辱恩爱当过眼浮云，都与我何干？

我，朱淑真，果然一生幽栖。多少爱恨情仇，多少悲欢离合都断肠。今朝花落悲颜色，他日花开复婀娜。朝朝暮暮，恋恋红尘，一霎黄梅细雨，都随风流去！

——夜读朱淑真，读朱淑真情致，感朱淑真情痴，怀其情痛，悲其一生，是为《夜雨听琴》：
宿雨潇潇苦打霖，声声点点要人听。
更深难耐锦衾寒，又剪秋思一夜灯。



呼伦贝尔学院刘爱民的作品《北国风情》



夜深人静，冷雨敲窗，点点滴滴都是夜雨芭蕉的呻吟。听这凄切，我，恰如那无着飘萍，一由波涛汹涌，任凭雨骤风狂。人世苍凉难难度，仁立薄薄寒，十二栏杆空倚遍，魂里梦中，把远山望断，不见郎君颜。余把悲凉寄彩笺，字字行行都无情。

此情景，怎不叫人愁肠百转，泪透春衫。
是否才女多不甘，是否红颜多寂寞？那份落寞孤寂总如影随形。我以“幽栖居士”自号。莫非真应了幽栖意境？果然要一语成谶？我的世界从此阴冷灰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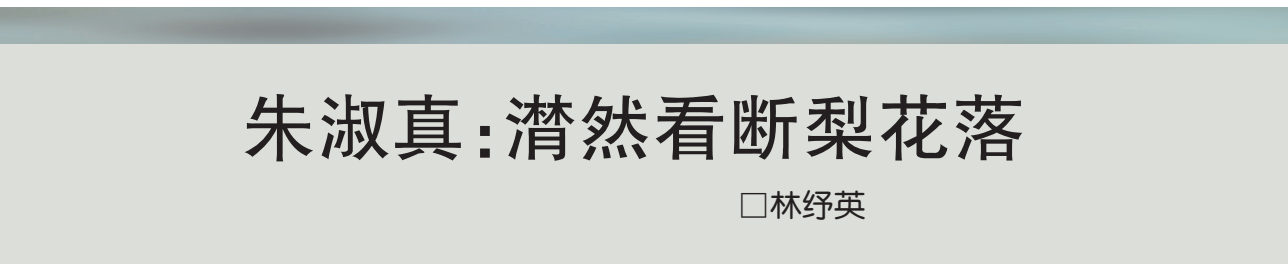
春卷天桃吐绛英，春衣初试薄罗轻。风和烟暖燕巢成。

小院湘帘闲不卷，曲房朱户网长扃。恼人光景又清明。
湘帘不卷，朱户关闭，它锁住了我的人，也困住了我的芳心。外面的世界正千花竟放，姹紫嫣红。春的韵幽，春的丽致都与我不无关。人何堪，这份凄清，这份孤寂与落寞？

曾经以为，遇见你是我人生最美丽的邂逅。遇见你在那个多情的季节。

遇见你的那一刻，正是我梦中情景。依着你的呼唤，我轻回头，惊见你锦衣玉带，仪表堂堂，丰逸俊朗。于是，我与你，没有父母之命，无需媒妁之言，我被你牵了手。被你轻柔把握的那一刻，我轻轻地颤抖。你能看见我把娇羞与幸福都挂上了眉头，愉悦在了心头。那一夜，月光如水，融融泄泄。你捉住我的手，目光灼灼。临了画楼朱阁，我只如那久旱沐雨的海棠，尽情绽放我的美丽与芬芳。红烛映照，千般景致，万种风情，都在你将我芳腮轻轻一托间。你与我的这萌动于梦中的一场爱恋，在此刻如此的热烈，如此的缱绻。甜树梢头那煌煌的一轮明月啊，悄悄地见证了你我你的激情与甜蜜，成就我一生难以泯灭的怀念。

曾经以为会天长地久，总望你，深情似，“片红休扫尽从伊，留待舞人归”。到如今，还终是，离去鹰飞，至爱成仇。



□林纾英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爱是否真的会天长地久？
为什么你去了，从此不见你回头？而今的多情渴盼，终不见只语片言。说什么夜深静读，道什么名利前途？你可记那花前月下的朝朝暮暮？可还记得蓬壶苑帝家宅那摇曳的红烛？到如今，窃窕红烛已化作滴滴相思泪，苍白了心颜，退却了红妆。纵然沧海横流，也难洗我尘世的点滴悲愁。

对妆镜，怯了心思，瘦了朱颜！君一去，云山万里远。想今后谁将我的沈腰轻挽？可有时，与君西窗重剪？

鹰当搏击长空，男儿志当高远，本应如此。昨天，我心甘情愿愿放飞了你，我没有合理的借口将你羁绊。

纵是不舍，你终是走了。你不属于我，你属于蓝天，鹰的天地很宽，很广；我，只不过是开放于春天中那妖艳的一朵，我的美丽只在那个季节，只依附于我的土地，我不能与你比翼。

你，还是飞远了。
你松开了我的手，渐走渐远。望着你渐渐模糊的背影，泪水迷蒙了我的视线。此一去，你终不还！

于是，我的天空不再有你搏击的身影，你的枕畔不闻我幽香如兰。此一去，你再无踪迹。我的世界不再有春花秋月，只有泪如雨！

这世界，只留下我的苍白。这尘世对我，没有了意义。我只在你的眸眸里绽放，我只在你的怜爱里灿烂。你走了，于是，我的季节也过了。

悔教夫婿觅封侯，纵悔又如何？我与你无有婚嫁，我们爱时爱得痴狂，你失去时去得决绝，从此再无消息。我只有寂寞自守此生，泪飞顿作倾盆雨，濡墨行行都作伤。

寒食不多时，几日东风恶。无绪绪寻芳，闲却秋千索。

镜中梨花总带雨，愁减了许多美人韵致。室外春光迷人，一只美丽的蝴蝶翩翩环绕我们曾经的秋千，可是在等待寻觅她的情郎？不见远处只影和，是否她也如了我这般的黯然？那寂寞的秋千仍然在任风轻飘摆。它不载美人穿花飞，不闻那因了你的巧笑嫣然，莺语呢喃。

这里春天已与我无关，已与我无关。再不忍卷起珠帘，看那寂寞的梨花纷纷凋落，动我心颜，撩我清愁！